

## · 思路与方法 ·

基于“水土合德”理论浅析脾肾同调辨治男性不育症<sup>\*</sup>孙苗苗 唐志安<sup>▲</sup>

**摘要** 中医认为,不良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易酿生湿浊,损伤脾肾,引发男性不育症。现代男性不育症多以虚实夹杂为特点,其核心病机在于脾肾两虚、湿浊不化。“水土合德”理论贯穿于男性不育症发病始终,其理论内涵“水温土暖,坎阳得潜;水滋土沃,先后互充;土畅水灵,津气流转”,对于维持生殖机能正常运转具有重要作用。基于此而形成的以健脾补肾,祛湿导浊,阴阳同调,补泻兼施为特色的脾肾同调之法,辨治时视虚实轻重而择方,用药上强调少火生气,调摄时注意顾护脾肾。以此辨治男性不育症,临床疗效显著。

**关键词** 男性不育症;水土合德;脾肾;湿浊;理论内涵

男性不育症是指由于男方原因,未避孕且保持正常性生活超过1年女方仍未妊娠。该病可归于中医学“无子”“不育”“绝嗣”等范畴。调查显示,我国生育障碍的发病率逐年攀升,在积极备孕的夫妻中甚至高达15%,其中一半与男性因素相关<sup>[1]</sup>。高生育障碍进一步促使人口结构面临严峻挑战,因此,改善男性的生育力对于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。

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复杂,涉及遗传、环境和不良习惯等,目前仍未完全阐明<sup>[2]</sup>。现代医学主要通过药物、手术及辅助生殖技术等对因治疗,但存在疗效不佳、治疗费高、遗传风险等问题。中医药具有多靶点的特点,可以有效改善功能,缓解不育患者焦虑状态,提高精液质量及妊娠成功率<sup>[3]</sup>,更符合国人自然受孕的诉求<sup>[4]</sup>。目前,中医学辨治男性不育症多从肾虚、血瘀、肝郁、脾虚、湿热、痰浊的单一角度或两证兼夹入手<sup>[5-10]</sup>。然而临证发现,脾肾两虚、湿浊不化更符合现代男性不育症的病机演变<sup>[11]</sup>。究其成因,或为先天禀赋不足,肾精亏虚,由肾及脾,健运失司,湿浊由生;或为外感邪毒、饮食不节、劳逸失度,湿浊内生,反损脾肾,终致虚实夹杂之候。因此,本文试从“水土合德”的角度出发,阐述脾肾同调治疗男性不育症的理论基础和辨治要点,以期丰富其理论内涵,为男性不育症

的临床诊疗与研究提供借鉴。

## 1 “水土合德”是脾肾相合理论应用于男性不育症的高度概括

“水土合德”出自《医理真传·真龙约言》:“水土合德,世界大成矣。”<sup>[12]</sup>水能润土,滋润万物,故云“水曰润下”;土能涵水,长养万物,意为“土爰稼穡”。从五行演化来看,金、木、水、火四象是形成五行的物质基础,土乃四象冲和之气凝聚而成<sup>[13]</sup>。据此可知,水行不仅是四象之一,更是土行生成与运化不可或缺的要素。从五行制化而言,水生木,木生火,火生土,而土克水,生中寓克,使土运不致过亢;土克水,而土生金,金生水,克中寓生,使水行生化之源不竭。“夫人自乾坤颠倒化育以来……坤孕为坎”。以卦体象数来讲,坎卦为水,坤卦为土,水由土孕育而生。《象·坤》有云: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脾司气机中枢,主运化而升清,与坤土顺以受载万物而化生的特点相合,故坤卦应于脾。《象·坎》曰:“习坎,重险也。水流而不盈。”肾主水而纳气,主蛰守位,主司气化,与坎水闭藏精气、涵纳龙火之功相应,故坎卦应于肾<sup>[14]</sup>。据此,在八卦配属脏腑的理论体系中,“水土合德”可视为脾肾相合的象数表达。

**1.1 水温土暖,坎阳得潜,阴阳和,故能有子** 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记载:“冬三月,此谓闭藏,水冰地坼。”冬季温度过低,千里冰封,大地冻裂,水寒土冷则生机闭藏,万物肃杀。待天气转暖,天地始生,万物发

<sup>\*</sup>基金项目 无锡市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项目(No.ZYKJ202128);无锡市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(No.ZYZD202405)

<sup>▲</sup>通信作者 唐志安,男,主任中医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研究方向:中医药防治男科疾病。E-mail:staff617@yxph.com

·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医学院宜兴临床学院(江苏 宜兴 214200)

陈。生命萌发、肾水不过寒,须赖封藏于自然界和人体之阳的调和。乾分一气落于坤宫而成坎阳,为初生之龙,土厚覆于水上,则坎阳得以敛藏,而行化育之功<sup>[12]</sup>。《医法圆通·分脾胃为先后二天解》云:“人之运动,全在先天一团真气鼓动耳。”男女性器兴奋及性事活动依赖阳气的鼓动及固摄。命门乃阳气之根,亦赖土中阳气助壮。肾气不足、命门火衰,脾失健运、湿浊积滞,精宫失于温煦以致“精清”“精薄”“精冷”而不育。正如《诸病源候论》所言:“丈夫无子者,其精清如水,冷如冰铁,皆为无子之候。”

**1.2 水滋土沃,先后互充,精气足,方能化育** 《管子·禁藏》曰:“食之所生,水与土也。”水可以滋养灌溉土壤而使其不至于干裂,而土壤又可涵蓄水分而使其不会过快蒸发流失。因此,水滋土沃、水土交融是万物生发的必要条件。肾主水,精之处也,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。《灵枢·决气》指出,先天之精是生命的原始物质,为胚胎发生之始,所谓“两神相搏,合而成形,常先身生,是谓精”。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,经脾胃运化布散全身,促进生长发育。《景岳全书·论脾胃》对脾胃化育滋养生命及先后天相互资生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:“人之始生,本乎精血之源;人之既生,由乎水谷之养。非精血,无以立形体之基;非水谷,无以成形体之壮。”肾精充足,脾胃健运,精生有源,精气方能溢泻而孕育子嗣<sup>[15]</sup>。先天不足,肾中精气亏虚,脾脏失于濡养;或饮食、过劳伤脾,脾气虚弱,运化无力,气血乏源,肾失充养,先后天不能正常相互资生,终致脾肾两虚,生殖之精亏虚而不育。

**1.3 土畅水灵,津气流转,精道通,则能繁衍** 《吕氏春秋·尽数》言: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,动也,形气亦然。”土地只有通透、畅达不板结,氧气、水分和营养才能够渗透进土壤,从而滋养生机;水必须具有流动性,才不会郁结于土中而使根茎腐败。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认为,气升降出入与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等生命活动密切相关。脾胃为脏腑气机升降的枢纽,脾胃畅通,运化如常,水谷精气方可转化吸收,气血津液才能布散濡养周身。肾中精气既能促进、资助一身之气化,又能摄纳封藏,乃精气周流、脏腑机能正常发挥之根本。肾者,胃之关,肾的蒸腾气化对脾运化水液至关重要,而脾气亦协助于肾调节水液代谢<sup>[16]</sup>。因此,土畅水灵是气机、水液正常运转的关键。现代人不良的生活习惯,如冒雨涉水、贪凉饮冷、嗜食肥甘,易致湿浊内侵,脾胃受损,运化失职,气机受阻,脉络不畅,终

致痰瘀互结,久损及肾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指出“精少则无以化气,气不生精,精气不固,则肾气不通,所以无子”。睾丸位于下焦,湿浊之邪下趋,凝聚成痰,聚于精室,破坏睾丸的生精环境,影响精子的生长和发育;蛰伏精道,生殖之精排出受阻而不育。

## 2 脾肾同调是“水土合德”理论应用于男性不育症的具体治法

正如种子健康成长离不开适宜的温度、充足的营养以及疏松透气的土壤,生命的孕育亦离不开水温土暖、水滋土沃及土畅水灵。“土覆水上,水在地中,水中有龙,而水不至寒极,地得龙潜,而地即能冲和”是“水土合德”而能化育的具体描述,落实到脏腑,“水土合德”需要脾肾精气充足,运化代谢正常。肾为先天之本,脾为后天之本。郑钦安强调脾肾相合于性命成立缺一不可,指出:“先天立命自二五凝聚,人之性命已立;后天成形,形合乎命,命合乎形,神宰乎中,性命乃成。合之则生,真气与躯壳合一也。”其论治主张脾肾同调。病理情况下,脾肾两虚,精气不足会引起勃起障碍、早泄及精子数量减少、活动力变弱、畸形率增高等生殖功能异常;脾肾运化代谢失衡,湿浊内扰会出现精子活力降低、形态异常,甚则干扰生精功能,导致生精细胞凋亡。因此,脾肾两虚、湿浊不化是男性不育症发病的关键,而健脾补肾、祛湿导浊是治疗的根本大法。

**2.1 谨辨虚实,治分轻重,是脾肾同调治法之总纲** 男性不育症水土失和往往虚实夹杂,而较少见单一脾肾两虚或湿浊不化的证型。外源性湿浊多因感受外界非正常之气,如山岚瘴气、工业污染等,水湿浊邪由肌表浸淫机体,入内影响脾胃运化,使内湿易生,久则影响脏腑功能,终致脾肾两虚;内源性湿浊多因脏腑功能失调,尤以脾肾两虚为著,导致气血津液代谢异常而停聚,肌腠卫外失调而易感外邪。内外湿相召,终致土虚水郁,水土失和而不育。然虚实有偏重之分,因此,临证准确的第一步就是辨虚实轻重。临床上常可采用症(精)-病-体-证模式结合来辨。脾肾两虚证多见神疲肢倦,头晕乏力,腰酸耳鸣,食少健忘,性功能异常,舌淡或有齿痕,脉细无力<sup>[17]</sup>;常出现精液量少、精子数量及浓度低、活动力弱等精液异常的情况。湿浊不化证,舌脉多见舌苔腻、脉濡滑,而临床表现常因湿邪停滞的部位不同而出现差异:若困遏气机,则见胀闷、困重;若阻滞津液输布,则见分泌物增多、排

泄物黏滞不爽;若流注下焦,则见腰酸肢重、阴囊潮湿、会阴坠胀、小便不利等症;若湿凝成痰、气滞血瘀,致痰瘀互结,则常伴形体丰肥、肢倦神疲、头晕嗜睡、腰腹或会阴刺痛、舌暗苔腻、脉弦之象。该证常见于精索静脉曲张、少弱精子症、畸形精子症、精液不液化及精液量过少症等<sup>[18]</sup>。

因此,精液异常病症在虚实辨证中并没有特异性,兼症及舌脉的鉴别则尤为重要。凡见舌淡或有齿痕,苔厚腻不明显,脉细弱无力,兼见乏力明显等症,当以虚证为主,方选毓嗣颗粒加减。毓嗣颗粒由枸杞子、制首乌、金樱子、当归、怀牛膝、鹿角片、补骨脂、菟丝子、茯苓、车前子组成。方中枸杞子、制首乌、金樱子、当归、怀牛膝、鹿角片、补骨脂、菟丝子滋水固精,温肾暖土;茯苓、车前子健脾利水以畅土<sup>[19]</sup>。全方补肾健脾力强,配伍利湿导浊,对肾虚明显、湿浊阻滞不甚的不育症效果显著。若胀闷不通,口气重,舌苔厚腻,脉见弦、滑、有力,则以实证为主,方选优精颗粒加减。优精颗粒由菟丝子、沙苑子、续断、制首乌、黄芪、炒白术、茯苓、萆薢、车前子、石菖蒲、皂角刺、牡蛎、白茅根、牡丹皮组成。方中续断、菟丝子、沙苑子、制首乌培补先天肾精以温养水土;黄芪、炒白术、茯苓健脾厚土;萆薢、车前子、石菖蒲化湿利水;牡丹皮、白茅根清热活血;皂角刺、牡蛎软坚导浊<sup>[20]</sup>。全方祛湿导浊力强,同时兼补脾肾,对肾虚不甚、湿浊阻滞明显的不育症最为合适。

**2.2 阴阳同调,少火生气,是脾肾同调选药之依据** 肾为水火之宅,内寓的命门真火与元阴真水是一身阴阳的根本。命火旺方能温水暖土,元精足才可滋水润土。《小儿药证直诀》指出“肾主虚,无实也”,因此,脾肾亏虚应尤重补肾。而肾虚有阴阳偏重之分。肾阳虚者多见畏寒肢冷,精神萎靡,腰膝酸软,性欲减退,舌淡,脉沉迟无力<sup>[17]</sup>;常有精液量多清冷或液化不良,以及精子少、活动力差、精子畸形等改变。肾阴虚者多见腰酸耳鸣,烦热盗汗,咽干溲黄,遗精早泄,舌红少津,脉细数;常出现精液黏稠量少、液化不良、死精、精子畸形、免疫性不育等<sup>[18]</sup>。郑钦安指出,肾中命火藏于肾阴之中,谓:“坎为水,属阴,血也,而真阳寓焉……在人身为肾。”此即人生立命的根本。治疗上应当讲究阴阳同调。肾阴亏虚,当滋阴之源少配火,即在滋肾填阴药中配伍补肾温阳之品,使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;肾阳不足,须益火之源以配水,即在温肾助阳之时加入滋肾养阴药物,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。温

阳之时应注重“少火生气”,药物常选用温而不燥之品,如鹿角片、菟丝子、沙苑子、续断等,可于温肾之中兼具填精益髓之效。正如马蒔所言:“用壮火之品,则吾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也,如用乌、附之类……用少火之品,则吾人之气渐尔生旺,血亦壮矣。”<sup>[21]</sup>

**2.3 定时服药,生活调摄,是脾肾同调治法之延伸** 男性不育症治疗时间较长,而长期服药易对脾肾产生影响。徐福松教授提出在上午九点半和晚上九点半固定时间服药,体现了对脾土的顾护之意。半空腹的状态,既可有效缓解药物对胃肠黏膜的刺激,亦能防止出现药食混杂、胃胀等不适。同时,每隔12 h服药能够使血药浓度保持均衡,从而更好地发挥药物效果<sup>[22]</sup>。

物理刺激(高温、辐射等)、化学药物(杀虫剂、麻醉剂等)、内分泌紊乱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,皆可损伤脏腑气化,酿生湿浊,郁久成毒,进而困遏脾阳、耗伤肾精,终致精子生发异常。因此临证诊治男性不育症,当详询其生活及工作环境;在药物治疗的同时,应嘱患者远离高温、辐射、化学毒物等有害环境,戒除烟酒、桑拿、久坐等不良习惯<sup>[23]</sup>,以顾护脾肾、祛湿导浊。此举亦属“水土合德”思想在临床预防与调摄中的具体体现。

### 3 总结与展望

男性不育症的辨治与“水土”密切相关。正如种子的萌发需要水不过寒、土能冲和,生殖机能正常亦离不开脾肾健运、阴阳调和。基于“水土合德”理论而形成的脾肾同调辨治男性不育症的思路,是中医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观及“取象比类”思维的具体体现。脾肾两虚而成精清、精冷,湿浊不化阻滞精道,均为无子之候。“水温土暖、水滋土沃”寓示健脾补肾,阴阳同调,少火生气;“土畅水灵”意在祛湿导浊,补泻兼施。临证时多见虚实夹杂,常根据虚实轻重而应用经验方毓嗣颗粒及优精颗粒加减,验之于临床,取效甚捷<sup>[19-20]</sup>。前期研究发现,补肾祛湿方可以调控精原干细胞窘境改善生精功能<sup>[24]</sup>。“水土合德”所涵盖的脾肾温煦、精气充足、气机调畅、水液通利之生理状态,亦是睾丸生精环境于人体的宏观体现。以宏观测微观,是中医整体思维在现代生殖医学研究中的延伸与应用。

参考文献

[1] 钱林,李文鑫,王瀚枢,等.男性弱精子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[J].中华男科学杂志,2024,30(10):936-941.  
 [2] 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,李海松.男性不育症中医诊疗指南[J].中国男科学杂志,2025,39(2):3-9.  
 [3] 祝雨田,王彬,李卫,等.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优势病种的探讨[J].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,2023,29(5):223-228.  
 [4] 毕丽蓉,王瑜,邓宇威,等.不孕不育症患者诊治现状及服务需求的调查研究[J].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,2023,23(3):79-85.  
 [5] 祝雨田,潘旭鸣,张副兴.中医治疗男性不育辨证分型概要[J].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4,24(6):569-571.  
 [6] 王浩,任凯,邓樞君,等.基于“津液养精”探讨增液汤在男性不育症中的应用[J].环球中医药,2022,15(6):1061-1064.  
 [7] 卢宗林,范曾,赵旭东,等.以“浊邪”为机辨治精子DNA损伤男性不育[J].新中医,2022,54(7):224-228.  
 [8] 刘志丹,翁治委,周少虎.周少虎教授基于益肾活血辨治男性不育症经验[J].中国性科学,2021,30(6):126-128.  
 [9] 王俊博,孙建明.健脾益肾法论治不育症[J].光明中医,2023,38(15):3066-3069.  
 [10] 赵敏,雷志伟,张家玮,等.周安方运用补肾疏肝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[J].时珍国医国药,2023,34(3):722-724.  
 [11] 孙苗苗,乔斌,陆圣洁,等.补肾祛湿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的研究进展[J].中医药通报,2019,18(3):70-72.  
 [12] 吴瑾怡,谷建军.从“水土合德”论郑钦安先后天一元论思想[J].江西中医药,2019,50(7):10-12.  
 [13] 朱俊秀,闻永毅,李亚军.五行演化及其推演应用[J].长春中医药

大学学报,2021,37(3):481-484.  
 [14] 李洪海,韩琦,马月香.基于易象思维探析八卦-脏腑体系[J].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1,44(7):585-590.  
 [15] 王杰,曾杰,许明贺,等.论脾肾两虚是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病机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8,33(7):2866-2869.  
 [16] 孙苗苗,王珊珊,郭立中.温运中土法临床应用初探[J].中医杂志,2017,58(7):605-607.  
 [17] 郑筱萸.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(试行)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02:361-390.  
 [18] 王庆,孙志兴,樊千,等.徐福松教授调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9,39(4):495-496.  
 [19] 唐志安,陆圣洁,乔斌,等.毓嗣颗粒治疗少弱精子症(肾虚湿阻)随机平行对照研究[J].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2019,33(4):6-8.  
 [20] 唐睿婕,孙苗苗,丁晶,等.徐福松运用优精颗粒治疗不育症经验[J].河南中医,2021,41(12):1830-1833.  
 [21] 盛文,何清湖.基于“少火生气”论治男性少弱精子症[J].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0,40(6):693-695.  
 [22] 章茂森.徐福松教授治疗男子不育症经验[J].中医学报,2015,30(12):1798-1800.  
 [23] 唐志安,景涛,欧桌荣,等.徐福松教授治疗精子形态异常不育的临床经验[J].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3,29(6):588-590.  
 [24] JIANG X P, SUN Y X, QIAO B, et al. Youjing granules ameliorate spermatogenesis in rats through regula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spermatogonial stem cells[J].Chin J Nat Med,2022,20(8):580-588.

(收稿日期:2025-09-25)

(本文编辑:金冠羽)

(上接第8页)

[9] 仝敬月,李瑞国,张帅州.针灸疗法对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[J].医药论坛杂志,2021,42(24):134-137.  
 [10] 韦尼,陈自佳,翟瑶瑶,等.中药雾化吸入治疗干燥综合征口干燥症的临床研究[J].西部中医药,2016,29(5):5-8.  
 [11] 吴东蛟.“泻热滋水”揸针疗法对干燥综合征口干症状及唾液sIgA和钙卫蛋白的影响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20,55(2):79-80.  
 [12] 张娟,王海东,杨会军.针刀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口干燥症疗效观察[J].中国针灸,2019,39(11):1173-1176.  
 [13] 张振凌,吴筱菁,王磊,等.中药猫爪草有效部位的免疫活性研究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07,22(2):120-122.  
 [14] 张振凌,王磊,吴筱菁,等.中药猫爪草多糖的免疫活性研究[J].时珍国医国药,2007,18(3):537-539.  
 [15] 胡泽开,苗明三,刘会丽,等.中药猫爪草免疫活性部位的筛选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0,35(3):24-26.  
 [16] NIU L, ZHOU Y, SUN B, et al. Inhibitory effect of saponins and polysaccharides from Radix Ranunculi Ternati on human gastric cancer BGC823 cells [J]. Afr J Tradit Complement Altern Med, 2013, 10(3): 561-566.  
 [17] 尹春萍,樊龙昌,张立冬,等.猫爪草皂苷抑制乳腺癌的机制研究[J].中国医院药学杂志,2008,28(2):93-96.

[18] 孟胜男,王欣,邢俊家,等.夏枯草提取物对HSV-I及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的作用[J].沈阳药科大学学报,2010,27(3):236-239,250.  
 [19] 陆鹰,吴允孚,马前军.夏枯草多糖的体内免疫活性研究[J].广东药学院学报,2011,27(5):502-505.  
 [20] AHN C B, JE J Y. Anti-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the oriental herb medicine, Arisaema Cum Bile, in LPS-induced PMA-differentiated THP-1 cells[J]. Immunopharm Immunot, 2012, 34(3): 379-384.  
 [21] AHN C B, SHIN T S, SEO H K, et al. Phenolic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effect of aqueous extract of Arisaema Cum Bile, the oriental herb medicine, in human fibroblast cells [J]. Immunopharm Immunot, 2012, 34(4): 661-666.  
 [22] 张玉凤,杨美娜,庞靖祥,等.基于栅藻延迟发光的制天南星、胆南星药性研究[J].中草药,2018,49(23):5573-5579.  
 [23] 王薇,王珊,刘超,等.基于小鼠生理生化指标的天南星与胆南星的寒热药性探讨[J].时珍国医国药,2012,23(12):3037-3038.  
 [24] 崔小天,殷东风.胆南星抗炎镇痛体内药效学研究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9,21(6):54-57.

(收稿日期:2025-09-15)

(本文编辑:蒋艺芬)